

看文物 说蚌埠 ⑬

明代无论社会经济还是人口数量,都是蚌埠历史的一个高峰期,为今日蚌埠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——

明代蚌埠 帝乡一隅

□张建平 文/图

凤阳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老乡,朱元璋登基后,凤阳成为“龙兴之地”。其时蚌埠是凤阳西部边陲的小市集,可谓“帝乡一隅”。

经过元末兵火洗劫,濠州一带人烟稀少,大片土地抛荒。老家的破败荒凉,让朱元璋心有不甘。应天称帝前后,为充实凤阳人口,建中都城,朱元璋就从山西、江浙等地大量移民到凤阳及周边地区。如吴元年(1361年),徙苏州富民4000余户实濠梁;洪武初年,徙山西真定农民到凤阳,自苏州移民2.8万人到五河;洪武二十年(1387年)“徙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”。与此同时,朱元璋下令免除凤阳及周边各县的赋税,让龙兴之地的臣民沐浴皇恩。据《安徽地方志·人口志》:洪武二十六年(1393年)凤阳府人口42万多人,到万历六年(1578年),人口超过120万,增长近两倍。

蚌埠市博物馆《古代历史文化陈列》介绍:太祖朱元璋为营建中都城与今蚌埠市东郊置中都八卫之一的长淮卫,并采取一系列移民造乡的措施,活跃了江淮经济,加速了当时社会的恢复和发展。

明初的休养生息政策和人口增加,使蚌埠地区经济有较大恢复,也为今日蚌埠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。据统计,蚌埠仅市区就有明代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55处,为历代遗存最多。

粉团洲·汤和墓·涂山门

2008年4月,京沪高铁蚌埠段一工地发现的一处明代古墓,蚌埠市文物管理处入场考古发掘,出土瓷碗、石砚、铜镜、铜钱等文物。从出土的宋代太平通宝和明代永乐、宣德、嘉靖、万历铜钱看,该墓年代不早于明万历年。

古墓所在地仇岗村属长淮卫镇,该镇原属凤阳县,1958年划属蚌埠郊区。据地方志记载,长淮卫一带古称“粉团洲”,原是淮河古河道中白沙堆积的河心洲,后因泥沙淤积日甚,河心洲与河南岸连成一片。该地千年前即有人居。朱元璋在凤阳建中都城后,在此设卫驻军,并借苏轼“十里淮水上,长堤转雪龙”的诗句,改“粉团洲”为长淮卫,是中都城的八卫之一。长淮卫在明代甚为繁华,古迹众多,除了明太祖朱元璋宗室“十五妃墓”、驸马黄琛墓外,城内外还有白塔、五阁、四庵、十四庵。但长淮卫因地势低洼,选遭洪水,古迹或淤没水下,或荡然无存。如今,只有散落在偏僻小巷的老屋古井,依稀可见旧时的风土人情不绝如缕。

从长淮卫可望曹山夕照,东临王汤和墓就在曹山南坡。夕阳下,汤和墓的神道、享堂、墓圹,也是曹山一景。

汤和是朱元璋的同乡好友,也是他的引路人。据说汤和投奔濠州郭子兴当了千户后,给朱元璋写信,招他入伙,此后朱元璋才走上革命道路。

1973年劈断曹山修胜利路时,文物部门对曹山南坡的汤和墓做清理挖掘,该墓虽被两次盗掘,仍然出土了不少文物,尤其是一只青花缠枝牡丹兽耳瓷盖罐,据说全国没几件,是蚌埠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。

汤和虽然年龄比朱元璋大三岁,个头也比朱元璋大,但甘心听从朱元璋的调遣指挥,一路冲锋陷阵,在打江山的过程中立下不少汗马功劳。尤其是东南沿海遭倭寇劫掠,已告老还乡的汤和应召返朝,带兵剿除倭寇。汤和在浙东沿海修筑卫所,训练民兵,多次重创倭寇。温州一带士民感戴汤和的庇佑,奉若保护神,在倭患平息后年年祭祀。至清代,地方官还奏请朝廷为汤和立庙。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祭祀巡游活动形成“汤和信俗”,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。

汤和生性谨慎,但偶尔酒后“胡喷”,结果被朱元璋多次敲打。汤和深知“伴君如伴虎”“飞鸟尽,良弓藏”的道理,早早请求告老还乡,没受到“胡案”“蓝案”的株连,是明初极少数得以善终的功臣之一,死后封东甌襄武王,葬在风水宝地曹山。

墓碑碑文为明初大儒方孝孺亲撰:



禹王宫内明代香火寮。2010年摄。



汤和墓出土的元青花罐。



化明塘严氏墓前的墓碑。2012年摄。



白石山西峰栖岩寺遗址。

神道两侧有望柱、石马并马夫、跪羊、坐狮、文臣、甲士各一对。墓室为砖石单券式,分前后两室和一侧室,有甬道可下。201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汤和墓距凤阳中都城的涂山门直线距离10公里。中都城是明代历史上最大最出名的烂尾工程,内外三重城垣。洪武二年起广征民材、役夫百万,干了六年却被朱元璋自己放弃了,让凤阳成了废墟。光緒《凤阳府志》记,外城中都城原设计东西南北各有三门,后来革去父道门和子顺门、长秋门,西面惟剩涂山门,形成东三南三北二西一的格局。

2013年明中都皇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后,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启动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,对中都城九门中保存较为完整的涂山门遗址进行解剖,发现券洞式单门道、夯土包砖城台、马道等遗迹。涂山门于洪武二十六年修筑,城台呈南北向长方形,与中轴线平行,东接禁垣的西安门、皇城西华门。城台为内夯土外包砖结构,建造于平台基座上。城北侧有东西向马道城墙台北壁拾级而上,人员马匹车辆可沿马道上下城墙。

城台上原有门楼,登上城楼可远眺涂山,惜明末毁于兵火,今仅剩两个土丘。

栖岩寺·文笔塔·禹王宫

光緒《凤阳县志》记:白石山(俗名锥子山),东西约二里,西峰稍高,纯石无土,山腰有栖岩寺,前有井曰乳泉。东有磐石甚大,好事者凿其中为屋,高一丈,深丈有二尺,广如其深。石屋东有砖塔一座,土人云建自唐时。山中多摩崖书,半为苔藓侵蚀。

锥子山有东西两峰,旧寺在西,近年新建在东。据传栖岩寺建于汉代,初为道院,隋代毁,唐代复建,改为佛寺,并立塔、植银杏。元末再毁于兵火。洪武

“五进、十殿、九院”的格局:第一进为山门,第二进为崇德院穿堂,第三进为禹王殿,第四进为启母殿,第五进为玉皇楼,大殿两边还有数个偏殿,共40多间,还增建了钟楼、鼓楼。半个世纪后的万历年,禹王宫再次维修,禹王殿前增加了两个香火寮。清康熙七年大地震,禹王宫建筑遭破坏。

作为全真教宫观,元明时期应是禹王宫的全盛期,元代皇帝崇信道教全真教,明代多次维修也说明香火较旺。至清代,几乎所有道教门庭都衰落了,禹王宫也不例外。

“文革”中禹王宫再遭破坏。1985年落实宗教政策,政府拨款重建了山门和拜厅,1989年省文物局重建了吕祖殿,1992年重建西围墙,“空山垂四壁,古庙独千秋”的气象有所恢复。1994年,市县两级政府拨款120万元恢复启母殿、玉皇楼、重建禹王殿,至1996年4月才完工。新建的玉皇楼因质量问题未能通过竣工验收;建设期间,施工队还把明万历年修建的两座香火寮毁掉一座。

禹王宫右有圣泉灵泉,左有无量殿遗址,前有清代大家邓石如的“旷览平成”摩崖石刻,下有启母石。后院有瞭望台,可俯瞰浍河入淮、荆山夹峙及怀城全景。

严氏墓·遇春园·吴氏墓

五河的化明塘严氏墓与一段痴心女与负心汉的故事相关,只是这个负心汉后来位居九五,别人不敢说三道四。又或许负心汉有点良心发现,愧疚之余厚葬了被他辜负的痴心女。

《凤阳府志》记载:“严氏坟在花园湖东肥山下,有石人石兽和碑碣”,即今五河县小溪镇化明塘村。墓始建于明洪武七年(1374年),墓园面积约1500平方米。按照明代一品造命夫人的葬制,封土前应有五开间享堂。堂前神道现存30米,依次有石羊、石马、石虎、石羊、石马、望柱各1对。墓主据说是附近严家楼的小姐。朱元璋在一场战斗中受伤逃跑,被元军追捕至严家楼。严小姐就如《沙家浜》里唱的,让朱元璋“箩筐里面把身藏”,奋不顾身救下朱元璋。

与历史上众多落难公子一样,朱元璋许诺将来一定娶严小姐为妻,共享荣华富贵。严小姐也与历史上众多被花言巧语迷了眼的无知少女一样,剪发相赠,非他不嫁。此后日日想、夜夜望,直望到黄泉路望乡台,也没看到朱公子的迎亲花轿。据说朱元璋登基后想到要娶严小姐,却被刘伯温劝阻,不知道刘基愿不愿替主背锅。得知严小姐郁郁而终,朱元璋命手下按一品夫人规格厚葬。这些故事都不见正史记载。化明塘严氏墓于2003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怀远常坟的“三王坟”,是明代开平王常遇春之曾祖、祖父、父三代的墓葬,在今“遇春园”内。常遇春是明代开国元勋,怀远永平乡人。跟随朱元璋起事,立下很多战功。在北伐回师途中病亡,朱元璋为其举行隆重葬礼,葬于南京明孝陵。不久,朱元璋又追封常遇春上三代均为开平王。

“三王坟”是怀远明代重要文物,墓园原有200多亩,前有享堂,中有神道,后立墓冢。神道两侧置石羊、石马、石虎、石人等。1954年修筑淮河大堤时,大部分石像被压于堤下。1980年代后,常氏后人到墓园维护。2001年常遇春纪念馆落成,2004年10月公布为安徽省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,文物部门曾拨款进行维修。

淮上区吴小街镇吴大台子有明代江国公吴良后裔墓群,旧有方明代碑。据《明史》记载,吴良、吴祯兄弟俱从朱元璋濠州起兵,屡立战功,分封为江阴侯和靖海侯,位列明初23侯之中。两兄弟故后追封为江国公、海国公,随太祖葬于钟山、肖像功臣庙。明成祖时期,吴良的后代避祸迁至此地,经过数百年的繁衍,吴姓已成为当地大姓。吴良后裔墓群原在淮上区解放北路西侧,2006年某大市场建设时西迁至吴大台子。

明代无论社会经济还是人口数量,都是蚌埠历史的一个高峰期,但好景不长。市博物馆《古代历史文化陈列》称:“明朝中后期,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,蚌埠地区再次陷入战争的漩涡之中,嘉靖十二年(1533年)河南师尚韶率部火烧固镇,攻克五河;闯王李自成火烧凤阳,三陷怀远城。农民起义加之南明福王政权与清军的争战,给本地的经济、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。”



生活小景

充实的九月

□张斌

九月的秋天,因凉爽而脱去浮躁,因忙碌而变得充实。

最先忙碌的是学校,是刚刚踏入小学阶段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家长们。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写满了好奇和憧憬,他们像欢快的雏鹰飞进学校,校门、花坛、教室、操场,甚至每一片草地、每一片秋叶,对他们来说都是那么与众不同,是新鲜、是期待、是梦想。家长们也不知忙碌了多少个日日夜夜,书包、画笔、文具盒……样样都准备好了,即使工作再忙每天也要到学校的门口看上几次,总怕错过了有关孩子上学的每一个信息。

田野里,更是忙翻了天。一台收割机在稻田里飞驰,不仅绘出了多姿多彩的秋景图,还不停地口吐飞瀑,如同一道道金色的彩虹;高粱已经笑弯了腰,也羞红了脸;玉米更是笑得合不拢嘴,露出一排排金灿灿的牙齿;但大豆依然不知疲倦,还在枝繁叶茂地努力生长着,看那劲头,一定是想和伙伴们比个高低,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出更加饱满的金黄。

鱼塘里,也忙得炸开了。一网下去,几个彪悍的小伙怎么也拉不上来,人们不得不动用起拖拉机来。一网鱼

整整装满了一卡车,鱼儿在卡车上跳跃,有的跳到了农田里寻找自由,有的跳到池塘里寻找故乡,更有甚者,却跳到了老爷爷背篓里,弄得老爷爷面红耳赤,连连道谢。那边的一塘螃蟹也开始起网,这些横七竖八的家伙却玩起了叠罗汉,它们聚在一起,形成了一座座小蟹山,每一座小蟹山就如同一个堡垒,只见它们各个举起利器,时刻保持着战斗的姿态,一副来者必诛的架势,吓得一般人不敢靠近。蟹农们却很有办法,一个小型的皮带传动装置,就把它们送进了属于它们的笼子里,蟹仙们也只能翻翻它们那凸出的眼球、吐吐白沫罢了。

果园里,梨树已经没有春天那棵高大伟岸、花香四溢了,一根根枝条被一个挨着一个的白胖胖的雪梨压得弯弯的,直至果农们不得不给它们支起拐杖来,从远处望去,整个果园就像一片望不到边的雪海。果农们正在忙着收获,一筐一筐的雪梨通过传动设备被一一送到卡车上,一辆辆卡车满载着雪梨奔赴祖国的大江南北、城镇乡村……

这就是九月,是忙碌的、收获的季节,更是充实的、幸福的季节。

故乡情怀

绿程

□顾丽

我的老家在乡村,绿是那里的主色调,也是一种极平常的色调。麦子和水稻是庄稼的主角。如今,秋意浓,绿正艳。

绿肥红瘦,夏气消退,秋上梢头。地里的稻苗儿一夜夜疯长,大片大片的青绿,葳蕤,高壮。终于可以荡舟绿海了。秋风多情,雀剪绿波。碧波层层叠叠,波涛汹涌,一浪抚一浪,一顷贴一顷,越过高草的额头,野花的发髻,路埂的骨架,一路向前,一直跑到老家的房前屋后,翻过一片青瓦,直抵老家温暖的锅台。这种深绿像一张贺卡,写满了思念和憧憬,老家的亲人在等候,老家的粮仓在等候,还有一只只家禽,一头头牲畜……

这丰收的信函寄托着多少劳动的艰辛:有多少只小虫埋葬于地下,有多少棵野草告别了田块,有多少颗汗珠滑落在叶尖,有多少个脚印度量劳作

的长短。日日月月,年年岁岁,世世代代,布满老茧的随手一遍遍犁铧肥厚的泥土,我们播下了勤劳,收获了希望。正是这一抹抹色彩斑斓的绿调,才给了我们继续生活的念想。

目之所及,村庄矗立在微波绿顷之中,碧波环绕着点点村落。只要有绿的地方,就有歌声嘹亮,人与自然的和谐构成一幅绵延不绝的画卷。的确,不管是一碧千里的广袤,还是翠色欲流的动感,或是万古长青的永恒,绿都是老家身上长出的一个熟悉的胎记,它是一个符号,一段号角,提醒每一个别离游子眺望家乡,珍藏着这块侵入骨髓的明绿。

岁月在走,人生在老,但不变的绿意的生生不息,从懵懂的青涩,到成熟的黄润;从嫩嫩待哺,到苍苍的须发,无不呈现着一个生机勃勃的进程。季节是一段蜕变,生命亦是一种华丽的延续。



古镇 梅哲 摄



扫描二维码可浏览本文图片视频